楚辭蒙引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下

新安　汪瑗　玉卿

離騷篇

瞻前顧後一章

王逸曰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眞僞也又曰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朱子曰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

來之成敗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為極而知惟義為可用惟善為可行也洪氏解計極句曰觀民之策於是為至瑗按計極二字朱子之說得其肯矣洪氏以計字截屬上講而極字單言非是蓋相觀二字稍斷民之計極相連者也王說亦得其肯但只以忠佞言之又失之太泥又相觀二字即承上句言瞻前顧後猶左顧右盼反復詳視云爾王逸朱子解前後二字亦滞又義善二句屈子是反說朱子是正解王逸獨以人臣講既非是而其說亦失屈子立言之意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

不成二句說話好意亦近是但以義善二字分屬德行講又非也二句猶言無往而非義之所在吾人所當體用無往而非善之所在吾人所當服行者也此章本謂環顧博觀乎一世之人而機械變詐極其巧僞貪利爲惡之心靡有底止曾不知徙義遷善務脩德行以承皇天錯輔之意也承上章而泛言之則所以責當時之君臣勵自己之節義而湯武桀紂之與亡古今之是非成敗具見於言表矣指而實之則狹矣或又解下二句曰孰有非義之事而可用者乎孰有非善之行而可服者乎其說雖通要非屈子立言

之本意

阽

王逸曰阽猶危也或云阽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洪氏曰阽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阽前漢註云阽近邊欲墮之意瑗按此字不經見諸說意俱是但語有詳畧之不同竊意當從漢註意自詳明朱子集註兼洪氏漢註而用之

覽余初

王逸曰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五臣曰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悔瑗按五臣是

而王說非

量鑿正枘

王逸但註曰枘所以充鑿旣無音釋又不詳所以洪氏曰鑿音漕穿孔也瑗按所謂捶鑿斧鑿之鑿乃是器具之名字全實也所謂杜撰穿鑿及匡衡鑿壁之鑿乃是物有不通而用別物以穿通之之名字全虛也俱讀作入聲此所謂鑿(音漕)乃是所穿通孔隙之名字半實半虛也當讀作平聲洪氏曰枘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音漕)瑗按枘從木旁內外之內與柄字不同柄字從木旁丙丁之丙要之枘卽柄之別名也洪

氏之意蓋以柄爲總號而枘者乃柄頭之削而尖小處故曰刻木端所以入鑿音漕者也明非柄之通稱也或曰鑿音漕卽斧鑿之鑿枘卽柄字之訛也未知是否姑誌之朱子曰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是矣王逸曰正方也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詞不別白未知所謂竊思其意似是謂工匠之用鑿枘不量度相視而執持使之端方正直則鑿枘必爲所損壞也是王逸以鑿卽爲斧鑿之鑿矣其所言鑿義與或說同未知是否而解量正之意則非是矣又按九辨云圜鑿音漕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

而難入是言其孔圓其枘方故不相入也淮南子云良工漸(音尖)乎矩鑿(音漕)之中是又言其孔方也今觀之匠氏所斫之斧頭其孔皆方而所捶打之鑿則孔又多圓者然則九辯之文固當以圓鑿(音漕)方枘爲解此處或圓鑿(音漕)而方枘或方鑿(音漕)而圓枘皆不可知泛講爲是

茹蕙

王逸曰茹柔耎也五臣云茹臭也洪氏曰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茹菜五臣以茹爲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爲臭敗之名非

香也瑗按詩曰菉則茹之是茹有菉義王逸之說朱子從之及洪氏之辯皆是但今亦自別有茹草詩曰茹藘在阪是也其草可以染絳絳紅色也或曰蕙恐是藘字字相似而訛也蓋茹藘可染紅色以爲泣血之比瑗按或說雖有理但覺奇巧未敢盡信姑附之以備好古君子一覽云

襟

洪氏曰爾雅曰衣眥謂之襟襟交領也瑗按衣裳之邊際皆謂之襟此所謂襟者蓋指胷前之衣而淚下垂以溼之耳俗所謂胷襟是也

陳辭

王逸曰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是矣而又曰俛首自念仰訴於天以陳舜爲訴天非是

耿

耿洪氏謂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是矣此句乃倒文本謂吾既得此耿然中正之道耳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余既滋蘭之九畹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句乃順言之也如汩余若不及願竢時乎吾將刈謇吾法夫前脩既替余以蕙纕忳鬱邑余侘傺延佇乎吾將反其余與吾字雖皆倒在下而意乃當在句首之上也

此類甚多王逸乃謂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朱子云耿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俱非文意

乘鷖

乘鷖與乘虬同王逸以爲設詞是也又謂鷖身有五彩而文以爲車輪非是若下文雜瑤象以爲車乃是謂以瑤象飾車耳此駟虬乘鷖朱子直以乘龍跨鳳解之是矣

溘埃風

言巳忽然出乎塵埃濁風之外而往上征耳洪氏曰

忽然風起而余上征朱子曰埃風忽起而遂上征似
謂乗此埃風而上征也非是又其所以上征者王逸
曰去離世俗遠群小也似矣又曰得此中正之道精
合真人神與化游故云云朱子亦曰得此中正之道
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故云云其說太深迂遠不切俱
非文意本㫖又按溘字離騷篇凡三見前後王逸皆
解作猶奄也此處又解作猶掩也謂掩塵埃而上征
洪氏辨之曰逸是因遠遊篇掩浮雲而上征故解作
掩也還當作奄忽之義洪之辯是

寓言總論

朱子辯證曰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款帝閽歷訪神妃及所言鸞鳳飛騰鴆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泛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王洪二註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懸圃閬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畧存梗槪不復盡載而詳說也○按朱子之辯甚得本旨足以破二家之曲說但就舜陳詞雖爲寓言而所言者皆爲實事至於款帝閽以下直如後世郭景純等游仙之詩遺興之辭耳與陳舜之辭又稍不同讀者詳之

軔

王逸曰軔搘輪木也搘一作支音義並同洪氏曰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爲車輪誤矣瑗按朱子從王洪之說是也

蒼梧

王逸曰蒼梧舜所葬也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前濟沅湘以南征句下又註曰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洪氏曰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

野註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爲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 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瑗按據禮記山海經盖舜葬於蒼梧據如淳則舜葬於九疑王逸又兩言之又按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疑山焉舜之所葬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曰文說是也舂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詳其意舜實葬九疑山而云蒼梧者總名耳馮乘縣去九疑甚遠如淳之說非也至於屈子所言本旨要不指舜葬因王逸之說有據故諸家從其說詳見本註茲不再贅或曰九疑山

者謂其山有九形勢皆相似人視者多疑惑不能別故因以名山李白詩九疑聯綿皆相似是也蒼梧山者謂其山多蒼梧之樹故因以名也蒼黑色也梧梧桐也蒼梧者猶後世言碧梧耳此無係文義亦覽者所當知疑後人作嶷失其義矣非是瑗又嘗讀李白遠別離曰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連緜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盖李白以舜死蒼梧與堯幽囚並言而且疑葬於九疑之非亦有所見也學者不可不知苟知舜未必葬於蒼梧則屈子所謂發軔蒼梧者又可以知其不必指舜言也又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觀孟子叙述之詳悉如此盖必有據可以破舜未嘗野死於蒼梧而葬於九疑也禮記檀弓亦云者盖禮記乃漢儒附會之書而檀弓二篇尤為純駁相半註禮者正當據孟子以闢其非而乃謂天子以四海為家故南巡而死因遂葬焉甚謬矣至若九疑有舜塚者又安知非舜之死而南方思之因為假塚而吊祭之以爲其思慕之心不意後人遂以為真塚也觀山海經於聖賢之塚處處載之亦可見矣

王逸曰懸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懸圃維乃通天言已夕至懸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洪氏曰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維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懸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凉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

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
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
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
之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耀名閬風巔
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
玄與懸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玄圃其居安在瑗按淮
南子十洲記俱以懸圃閬風並言此下又有登閬風
而緤馬之句則懸圃閬風之爲二山也明矣懸圃一
名平圃一名玄圃懸與平其義相近懸與玄其音相
同洪氏又謂玄與懸古字通用則曰懸圃曰玄圃曰

平圃之爲一山也明矣水經以玄圃一名閬風非也據山海經則懸圃亦可謂之槐江也要之皆是寓言本無是山也或曰據山海經懸圃在崑崙之北據十洲記懸圃在崑崙正西雖未知其審蓋此等名目當是大崑崙諸支山之號未必絕無是山而妄言之者但以絕遠無人常到故後世浪傳以爲神仙之所居耳天問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蓋闢後世其上有瓊宮璇室神仙往來之說也曰非也屈子已明言崑崙懸圃其居安在矣烏得謂其眞有是山也其說詳見後崑崙條下又按王逸解天問謂懸圃上與天通朱

子辯證言懸圃閬風之說皆爲寓言是矣及自註上跪敷衽章又曰吾心既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其上與天通二句又未免竊淮南子王逸之意以解之非是

靈瑣

王逸曰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瑣一作璅五臣云瑣門閤也洪氏曰上文言夕余至乎懸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

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
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朱子曰靈神也瑣
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辯證曰王逸
以靈瑣爲楚王省閤非文義也瑗按此章上二句言
已去楚遠遊之意第二句言已欲留楚不忍去之意
第四句言已不得不遠遊之意謂少留者謂欲少留
於楚也非謂欲少留於懸圃也洪氏以靈瑣爲懸圃
神靈之門鏤非是王逸以爲楚王省閤之門鏤文如
連瑣是也但獨以靈爲喻君失之滯矣蓋靈者贊美
之詞如靈氛者亦可謂之靈耳靈瑣者蓋總指朝廷

之所在寄意於君也但以靈爲懸圃之神以靈瑣爲懸圃神之所在甚謬而王逸所引或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亦非也又按屈子只言靈瑣其當時楚王門鏤之所畫或冊或青皆不可知而所謂青瑣者自是漢儀也王逸引或言青瑣及洪氏引漢儀特證瑣字之義朱子幷採之以釋屈子之靈瑣非是嘗聞之師曰王逸之說爲是屈子蓋謂欲少淹留楚朝以行吾道而楚王不用苟不遠遊以求賢君則日將暮矣可見屈子之欲觀四荒而覽四極者非忘君也君之不用不得已也

羲和

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洪氏曰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賈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朱子曰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辯證又曰王註以羲和爲日御補註又引山海經云云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

本旨而好怪之人恥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註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瑗按朱子之辯甚爲有理抑考書經註曰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微之堯典正文則羲和爲二氏無疑瑗嘗求其命官之義亦必有說也堯典以羲仲羲叔主春夏二仲之職和仲和叔主秋冬二仲之職蓋羲與曦同古文省耳蓋春夏之日其色燀爀其氣燻蒸故曰羲也羲者言日之暄曦也秋冬之日其色微淡其氣漸平故

曰和也和者言日之平和也是羲和二字亦本日義以命名而爲主曆時之官之號也其以爲日御者蓋亦借羲和之官名以爲日御名耳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是以羲和爲日也後世作詩者直以羲和爲日馭要亦無害也山海經及淮南之註固爲謬妄無疑而王逸之註則是也屈子之所用羲和與望舒飛廉等號一也如以羲和不爲日御則望舒亦不當爲月御飛廉亦不當爲風伯矣朱子奚爲後二說從之而獨不從羲和之說邪若以爲堯主四時之官又焉能使日不望崦嵫而迫也或曰此蓋寓言耳曰

惟其寓言此所以解作日御無妨也由此觀之則羲和可以為官名可以為日名可以為日御名但以為女子之名始生日月者則妄誕之甚不待智者可辯矣

咸池

瑗按咸池但只取引馬於咸池之水猶詩言秣其馬之意言飲其馬將以啓行耳王逸曰咸池日所浴處也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巳身非是洪氏引咸池為星名天神之名皆無關此句立言本意也

若水

王逸曰若木爲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洪氏曰山海經南海之内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上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連華夫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瑗按李白古風曰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引洪註以解之士贇註曰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政不辯是何處若

木也屈子此章及天問之言或指東君若木如淮南之說歟洪氏以爲灰野之若木容更詳之

逍遙相羊

王逸曰逍遙相羊皆遊也洪氏曰逍遥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瑗按後曰聊浮游以逍遙又曰聊浮游而求女諸家無訓但以遊戲娛樂字樣帖之其意是矣吾嘗求其說而不得也淮南子天文訓上篇曰東南爲常羊之維註曰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其說是也所謂相羊者其義亦如此也盖羊性好群而抵戲故易

兌卦爲羊兌者悅也兌之爲羊則羊之爲悅樂之意
可知矣羊有名羜者延佇之義也亦有名羭者愉悅
之義也相羊之說昭昭矣然何以謂之相羊也蓋本
曰常羊也故有作尚羊者尚爲常字之上截古通也
或有名彷徉者蓋因其字音相近而後人不得其義
以意傳寫或相或彷或羊旁加立人耳不然則相者
並也彷者彷徨也謂悅樂之意與羊相同而彷徨徘
佪之戲亦如羊也要之作常羊尚羊者是也浮游者
即蜉蝣也其虫好浮游於水上一作遨遊者遊即蝣
虫遨即螯也天問亦曰鰲戴山抃蓋鰲好舞抃之獸

也詳見羅氏爾雅翼或曰卽謂鰲魚之遊戲耳遊無取於蝌也亦逼是浮游者取義蜉蝣也遨遊者取義於鰲也相羊者取義於羊也翱翔者取義於鳥也而獨所謂逍遥者不得其義嘗按詩曰風雨所摽搖莊子曰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爾雅曰飈風謂之扶搖然則所謂逍遥者或卽所謂扶搖摽搖之說蓋漂淌搖動不定之義亦浮游遨遊之義也諸家訓作遊戲娛樂之意是矣因備録其所名之義以俟博雅者攷訂焉又按此等字皆如猶豫狐疑之類非無意義者學者詳之

望舒飛廉等號

朱子辯證曰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爲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註曲爲之説以月爲清白之神風爲號令之象鸞鳳爲明智之士而雷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爲小人之象也邪又曰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己蓋欲己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閽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爲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瑗按朱子

二說俱是

雷師

王逸不詮所以洪氏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瑗按朱子以雷師爲豐隆非是予辯於後茲不贅

霓

辯證曰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雌霓雲霓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瑗按曹子建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霓蜺與

義藝際世韻相協是霓亦讀作去聲若今逺遊讀作平聲未爲不便凡楚辭中所言霓者俱爲平聲可也字一也義一也楚辭所用霓又非如七啓及郊居賦之協韻者比也奚爲一側而一平乎逺遊讀作平聲聲律亦自便美讀者詳之

夜御

洪氏曰御讀若迓瑗按御卽古之迓字通用也詩曰以御於家邦今協韻御字以右旁卸字讀之則與夜相協矣卸音謝

閬風

淮南子作凉風蓋閬與凉字聲相近而有一誤也未知孰是大抵此名皆寓言本無是山觀此曰白水曰春宮可以知其皆非實有是處而爲寓言也審矣說已見前懸圃條下兹不贅

高丘無女

朱子辯證曰舊註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見於九歌可考也瑗按王逸以靈脩美人娓於君虙妃佚女譬賢臣朱子前以辯之謂虙妃佚女便是美人不當更立他義故集註於哀高丘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之屬皆解爲求賢君

之意其說甚是及於後閨中邃遠章又註曰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其所謂賢伯者蓋指虞妃之屬賢伯猶賢臣也其說又自相矛盾讀朱子集註者不可不知

佩詒

舊註佩協音備詒協音異瑗按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相協則此亦可以佩字協作蒲眉反而詒平聲讀亦可也古之協韻多以一字正讀爲主而以一字協之不應二韻俱反其正音也或曰凡協韻者要以上韻爲主而下韻協之耳若以佩爲主而詒不可協

故兩字俱轉其本音也曰若以佩韻如字讀則詒字亦可協作耐音如前能佩二韻是也奚不可協邪或曰詒何可協爲耐也曰詒亦可讀作胎音胎轉協而爲耐何不可之有也

豐隆辯

楚辭言豐隆者凡三見王逸皆以爲雲師而九歌雲中君亦註云雲神豐隆也朱子於離騷遠遊註爲雷師於九章思美人又註爲雲師亦莫能定及考他書又多作雷師且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曰蘊隆蟲蟲蓋蘊隆自是言暑氣蘊蓄而隆盛耳未見其爲雷也又

引淮南子以證之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註淮南者亦曰豐隆雷也觀其本文亦未見其爲雷也下文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註曰青女主霜雪之神也依此例解則豐隆當作雨師非雷師也上文雖有冬雷其鄉之句自是屬上章而與下文絶不相蒙也又何以知豐隆爲雷師乎至張衡思玄賦曰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則平子明以豐隆爲雷師矣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郭璞之註盖本之歸藏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推原

歸藏之意則雲師也非雷師也郭璞蓋以其得大壯
卦而信其爲雷師而遂失御雲之旨也瑗平生讀書
恒多疑且見書最少不知尚別有所據否然以楚辭
本文旨意詳之則當作雲師爲是洪氏亦曰豐隆或
曰雲師或曰雷師其說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爲雲
師得之矣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思美人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遠遊曰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是亦承上句掩浮
雲而上征而來也詳此三言則不待王逸之註洪氏
之辯而豐隆之爲雲師章章矣或曰諸家訓詁容有

未審然則淮南張衡郭璞之說亦非與曰非也嘗考
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仲秋雷始收聲其發其收皆在
仲月不在季月也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
其雨安知其非雲行雨施之謂乎奚必雷而後雨也
至若張平子郭景純則是仍襲舊說而未之深考耳
顧朱子之註楚辭或爲雷師或爲雲師而隨文遷就
已無一定之說瑗何敢執王洪之註而遂自信無疑
乎要之解屈子之書則當俱作雲師爲是而不當二
三其說也於是乎辯

虙妃

王逸曰虙妃神女也以喻隱士五臣曰虙妃洛水神以喻賢臣洪氏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羲氏宓音伏字本作虙顔氏家訓書證篇曰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音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

古來通用誤以爲宓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朱子辯證曰虙妃一作宓妃說文虙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虙與伏同虙羲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宻非是補註引顏之推說云云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瑗按虙古伏通用無疑又虙之與宓誠爲傳寫之誤但以虙子賤爲伏羲之後又以伏生爲虙子賤之後恐未必然惟其如此故又以虙妃爲伏羲氏之女遂以下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孔子刪述六經唐虞以上蓋已不得其詳矣又安所考

虙妃爲伏羲氏之女乎此亦不足信也王逸以神女釋之似矣至於隱士賢臣之喻又皆非是

屏翳辯

屏翳之字不見楚辭正文天問曰蓱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註曰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雨從而興起也朱子註曰蓱一作萍一作萍而仍其舊說遠遊曰左雨師使徑待朱子未有釋王逸曰告使屏翳備不虞也是蓱又一作屏嘗考屏翳之名韋昭曰雷師也虞喜志林曰雨師也雷師之說不知其何所據而以爲雨師者多本之天問也山

海經亦曰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大象賦云太
白降神於屏翳註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博雅亦作
荓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顏師古云屏翳一曰
蓱號張景陽實用蓱號而曰號屏以萍與屏通而又
倒文以協韻耳曹子建洛神賦曰屏翳收風川后靜
波是又以為風伯也張衡思玄賦曰雲師䨴以交集
註曰雲師荓翳也是蓱又一作荓以為雲師也五臣
註楚辭亦曰豐隆雲神雲神屏翳大人賦云召屏翳
誅風伯刑雨師註云屏翳天神使也按屏翳或曰雷
師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或曰天使衆說紛

紛多無明據註文選者云當以子建爲正註楚辭者
又引天問謂屏翳爲雨師耳瑗竊思之亦未必然妄
意以爲雲師者其或是乎或曰雲師子既以爲名豐
隆矣豈又名屏翳邪曰無傷也如風伯旣名飛廉矣
又有名巽二者又有名八姨者又有名少女者如月
御旣名望舒矣又有名纖阿者又有名姮娥者素娥
者各有所據也或曰以屏翳爲雲師又何據乎曰惟
無所據此所以衆說紛拏訖莫能定也吾惟據其本
文字義而知其爲雲師者之說長也蓋屏者障護之
義翳者擁蔽之義其勢之布濩彌漫而能障蔽乎日

月宇宙者其惟雲乎吾以是信其爲雲師也或曰子以屏翳爲雲師其說長矣而以豐隆爲雲師其義何居曰豐豐隆隆雲盛貌也其義益易明矣又何疑乎或曰然則天問之所謂蓱者抑又何邪曰瑗嘗疑註此者之未深思也夫天問之言皆是相傳有是語而事理有未安者故屈子怪而問之若以蓱爲雨師則雨師號而雨隨起此固事理之常無可疑者又何必以爲異怪而問之乎或曰然則何謂也曰自王逸博雅之學朱子窮理之精已不能明而皆仍舊說顧子小子何足以知此亦嘗就本文字義而思之蓱一作

蓱是也夫蓱者積雨之所生是雨必有蓱而以蓱爲起雨者如虹霓出而雨止孟子不言大旱之望雨而言大旱之望虹霓者蓋雨必有虹霓也以蓱爲起雨者其說如此或曰如子之言亦事理之常者又何足怪乎曰其事本如此而當時楚俗不察其義遂有蓱號起雨之恒言故屈子怪而問之曰焉有蓱能號呼以起雨乎蓱之起雨事理之常也蓱之號呼而起雨此所以爲可怪也家語載楚王過江得蓱實大如斗赤如日蓱而至於有實實而至大於斗則蓱之盛可知矣則楚之多蓱可知矣則蓱號起雨爲楚俗之恒

言又可知矣君如此解或者愚人千慮之一得乎又嘗聞之師曰荓號起雨號字當作去聲讀盖楚人名其荓爲起雨故屈子怪其義而問之言荓何能興雨邪是又一說因併附之

結言

瑗按離騷曰解佩纕以結言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而詒抽思曰結微情以陳辭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洪氏引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之亦此意朱子惜誦篇註曰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瑗按解佩纕者猶

恭敬着僻之末將者也之意非有所比喻於其間也洪氏引洛神賦以明之是矣朱子之說看得結字太深結言者猶所謂綴文續文葺辭摶辭等字耳非因佩纕之說而用結字也讀者當以意會可也

蹇脩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虙妃喻隱士旣非文義又以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所據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爲衍說援按朱子旣闢王逸以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之非則以虙妃爲伏羲氏之女者亦無所據也集註又用之亦非是洪氏曰虙妃

伏羲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為理也安有求伏羲之女而乃使伏羲之臣以為媒者乎此雖設言蓋亦欲要諸理耳豈可為不情之說邪因一虙字而遂支離其說以至於此甚可怪也

在理

朱子集註曰在協才里反或曰在在如字即理協音賴上聲辯證又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為賴則理固有賴音矣瑗按此韻可兩協若以在字為主如字讀則理去其左旁上畫為埋字埋轉作去聲讀則亦有賚音也若理字為主如字讀則在

字去其上畫為仕字又可與理協矣古之協韻多以偏旁讀考之可見

緯繣

緯音徽一正作徽繣呼麥反又音畫一作[illegible]洪氏曰博雅作𢿘㦎廣韻作徽繣𤥨按作緯繣是矣舊皆解作乖戾之意非是盖纆綿繚繞之意也以乖刺解之雖得此句立言之旨而失此二字之義所謂意近是而語則疎也此二句盖即仗衛服役而言以見巳意耳言巳紛總總其離合而急於求合如此然仗衛服役一離一合之間反為繚繞相結不得遷徙前進以

言已方急於求進而又擇視賢君故難合也舊註解紛總總其離合與前章直以人之情意言之非是

窮石洧盤

王逸曰淮南子曰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砂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洪氏曰郭璞註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朱子亦曰窮石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瑗按禹貢弱水西流觀淮南與山海經弱水出自窮石則窮石之山在東也洧水出自崦嵫崦嵫乃日所

入處即前望崦嵫而勿迫是也則洧盤之源乃在西也郭璞以窮石為西郡非是又按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則屈子之所謂窮石恐是淮南子山海經之所謂窮石而非有窮氏所遷之窮石也其名偶同耳淮南山海經二註俱以為有窮氏之窮石失之矣有窮氏之國在河南二家所言之窮石在張掖張掖乃居延屬國與西海流沙相近也又按淮南地形上篇曰東南方曰大窮蓋地不滿東南是東南方地之窮盡處也故曰大窮而屈子之所稱窮石者其或指此也歟蓋既遊東方之春宮無所遇

因遂歸次於窮石耳洧盤者亦東方之水也蓋次言其山濯言其水也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博雅

四極

洪氏曰爾雅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汃汃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朱子辯證曰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瑗按爾雅之說雖未必然其所言地名猶有指實若淮南四門之名乃寓

言耳大抵屈子所言四極猶言四方耳觀其下所指
不過有娀有虞二國可見朱子又曰舊說有娀國在
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絶遠如此史記正義曰有娀當
在蒲州也蓋古人之文不可拘拘而視之今按虞國
史記索隱曰在河東太陽縣括地志曰故虞城在陜
州河北縣酈元註水經曰幹橋東北有虞城雖所言
不同要亦非絶遠之地也

佚女

王逸曰佚女帝嚳之妃契毋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
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

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之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註云姊妹二人在瑶臺也朱子辯證曰舊說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瑗按史記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是翟與狄通有娀之長女帝嚳之次妃也然舊註不獨言求忠賢與共事君非也屈子之意直取佚女之美以喻賢君耳無關於嚳與契也王逸乃謂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是屈子之所

以取佚女者不在佚而在嚳契也非是又望瑤臺而媒佚女猶遊春宮而求虙妃耳瑤臺設言耳蓋謂佚女登瑤臺之上而已得以望見之也呂氏春秋爲九成之高臺而飲食之之說及淮南之註因楚辭而附會之者也又屈子以有娀之女爲高辛之妃徵之詩與史記是也史記索隱曰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瑗考諸史傳契與堯兄弟也皆帝嚳之子至舜始舉之而佐禹者蓋當堯之時其年尚幼而德

未成故堯未大用之耳堯至於禹年代亦不甚遼遠譙周謂契生堯代而舜始舉之疑非嚳子非也吞卵之說詳見史記及商頌註茲不贅焉

鴆

洪氏曰廣志云鴆鳥大如鴞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巵則殺人由此觀之則鴆有雌雄其名不同皆可殺人而屈子只言鴆者泛用之也王逸朱子獨以運日釋之非是二註蓋因下言雄鴆故推此當言運日亦宜雄耳殊不知鴆惡其鳴逝故以雄言之而鴆但取誤中其毒故只言鴆

可也然雌鳩非不鳴逝也雄者則尤佻巧也是故解鳩者當從洪氏雌雄並言之爲善運與暉同

鳩

洪氏曰鳩鶻鵃也爾雅云鶌鳩鶻鵃註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卽此也瑗按鳩有數種詩宛彼鳴鳩朱子註曰班鳩也是不獨鶻鵃能鳴也鵲巢詩朱子註但曰鳩鳥名性拙不能爲巢然則此屈子之所謂鳩者亦泛言之可也

鴆鳩取喻

朱子辯證曰鴆及雄鳩其取喻爲有意且文可見註

於他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註又引淮南說運日知晏則鴆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眞嘗使鴆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瑗按前敘遣遊仗衛服役之虬龍鸞鳳飄風雲霓誠無比喻此言鴆鳩鳳凰則非全無比喻者也洪氏之說亦是釋屈子取喻之意未嘗眞謂屈子使鴆媒簡狄也又未嘗謂知其爲讒賊而復用之也洪氏之說今採附集解可考朱子之辯非洪氏本意

猶豫

洪氏引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禮云定猶豫决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氷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此上顏氏之說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氷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氷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

渡按風俗通云俚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玃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此上洪氏引諸說而斷之者也瑗按朱子從顏氏緣生之言是也但多謂猶之豫狐之疑耳說文又謂豫亦獸名未知其審若以豫為獸名則猶豫狐疑之文疑字是承上三獸而言也讀者詳之

鳳凰受詒

王逸以為屈子思得賢智之士如鳳凰者受己之禮

遺將行就聘簡狄恐帝嚳巳先我得之也朱子辯證曰誤矣衡衛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謂巳用鴆鳩而彼使鳳凰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爲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瑗按朱子之說是矣

二姚

朱子辯證曰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爲博求衆賢非是瑗按屈子求春宫之虙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與謂閶闔之天帝一也皆求君之意舊說非是朱子屢辯之矣但逐條散見瑗因總綴其說於此使讀者一覽而前後數章易貫通焉二姚事出左傳

已載前泥洗事條下

理弱

瑗按前吾令蹇脩以理朱子集註曰令蹇脩致佩纕以爲理則蹇脩似是下女之能爲媒者然亦未有考也然朱子雖以蹇脩二字無所考而以理字即爲媒字矣思美人曰令薜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抽思曰理弱而媒不通此曰理弱而媒拙屈子每每以理與媒對言則理者亦媒之別名也無疑矣此處又係五臣註曰恐道理弱於少康以爲道理之理甚謬

蔽美稱惡

前曰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此曰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是即前言而再申之而少變其文耳此蔽美一作蔽善非是字相似而訛也洪氏曰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蓋惡當如字讀協作去聲耳直以去聲讀之亦非也瑗按惡如字讀而固字協作孟子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之涸音亦可又曰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恐亦無據也

閨中二句

王逸曰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

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洪氏曰
閨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逼群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
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
也太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
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朱子曰閨中深
遠蓋言虙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
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
伯援按三說之意俱善而朱子之說尤體帖得肯但
王逸以上句爲忠言難逼下句爲不寤善惡之情洪
氏以上句爲不逼群下之情下句爲不知君臣之分

稍覺支離欠穩蓋不通者此情也不寤者亦此情也不必如此太分上句指其居下句指其人互文以見意耳又朱子以虙妃之屬爲比賢君而舊說之非辯證屢言之矣此又云以比下無賢伯亦非是也

懷朕情二句

王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洪氏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朱子曰使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妬之俗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瑗按王逸以闇亂言之獨指其

世也洪氏以蔽美稱惡言之獨指其人也雖其意可相通不若朱子兼二者而言之始該而盡也

終古

洪氏曰釋文古音故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註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朱子集註曰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辯證曰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註曰終古常也阤謂常如登阤無有已時猶釋

氏之言盡未來際也瑗按近代旴江何喬新周禮集
註云終古登陁謂終年如登陂陁莊子大宗師篇曰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崔氏註曰
終古久也然則終古者常久之義也備觀諸家之說
可知矣然其言亦各不同不可執一論也如九歌九
章及莊子之所言終古是舉天地之終而言也考工
記之言終古是舉馬之終而言何旴江以終年釋之
是矣若離騷之所謂終古是舉巳之終而言猶曰終
身云耳言此惡俗不能與之終身常久而處也學者
觀書隨文會意可也此雖無繫大義余懼學者執朱

子開闢之說則於此章之言終古有滯而不通者矣故詳其說焉

藑茅

王逸曰藑茅靈草也洪氏曰藑音瓊爾雅云葍藑茅註云藑葍一種花有赤者爲藑瑗按瓊玉之赤色者也故藑之花赤而因借以名焉文選作瓊茅蓋未嘗觀爾雅又因王以靈草釋之故改爲瓊字以爲美名之釋耳後漢方術傳引此亦作瓊茅俱非也屈子之意但只言取草以爲占無取於草之靈如易之所言蓍草之有德者比也又按尚書禹貢荊州貢有包匭

菁茅記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易大過初六曰藉用白茅无咎朱子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孔子小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是孔子之意重在茅是柔物而白字帶言耳朱子本義重在白字上非是若禹貢之所貢茅蓋取諸潔也或曰屈子取茅蓋以爲占之於神也亦無取其潔乎曰既索藑茅以爲占自然是其潔淨之物不待言矣但屈子立言之意只謂索草爲占不重在神靈潔淨字樣上說者不必以靈以潔釋之可也取草作占其術至今尚存或信手取草而長短

折之以擲之於地而觀其縱橫以爲兆或取草而屑折之置之於几縱橫推盪之以成卦先君東山先生嘗傳其說或謂之茅草數又謂之茅草卦想此術非獨楚俗爲然盖其來巳久卜筮者流以此代揲蓍之煩耳然王逸又謂結草以卜未知其法何如也

筳篿

王逸曰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文選註作小破竹也後漢方術傳序筳篿作挺專註曰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以筳專註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瑗按漢書引王註又作八

段竹也盖八段竹無義理八段二字當是小破二字之訛也或曰盖折竹作八段以爲八卦而占之如今之靈棊經以十二枚靈棊子所爲也今之逸本作小折小破字者俱錯也然未知其是否大抵此二字乃即今神廟中所抽竹籤所擲校杯之別名耳皆竹爲之者也故皆從竹頭也對上藑茅二字平看王逸以藑茅二字爲結草之占以筳字爲折竹之占以篿字爲楚人占卜之名甚謬矣或曰孰爲籤孰爲校曰今無所考未可知也然五臣曰筳竹筭也柳子天對云折篿剡筳午施旁竪折之爲言絶也剡之爲言削也

廷瀚案亦作挺詳其字義或者筳爲籤所篡爲梃字

靈氛

王逸曰靈氛古明占吉凶者是以靈氛爲古人之名字耳恐無所據未必然也或屈子之設言如惜誦篇厲神之號或古者巫祝之通稱或當時楚俗之言不可知也蓋靈者贊美之詞如靈脩之靈氛者天地間紛擾絪緼之遊氣也說文曰氛祥氣也一曰祲妖氣也故後世詩家有曰淸氛曰紫氛曰麼氛曰妖氛等號也蓋巫祝者所以掌鬼神者也鬼神之靈氣恒服之故以靈氛稱之歟或靈氛者即指鬼神爲天地間

之靈氣而因以名巫祝也王逸直以爲古之明吉凶之人則非矣

占

占之說詳見易繫辭并朱子啓蒙茲不暇贅王逸曰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其意固是而未盡也屈子前此遠遊亦久矣經歷亦遍矣因上下四方求索而無所遇故使靈氛占之不知還終當有所遇合否也若其占吉而終有所遇合當再遠遊以求之若其占凶而終無所遇

合則亦止焉而已矣此屈子命占之本意也故靈氛
旣占而以兩美必合之吉占告之而復勸其遠遊也
王註獨以爲卜其去住之理而失屈子命占之本意
故曰未盡也

占慕

朱子曰此章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爲韻瑗挨慕下爲
叶慕可協作叅謌之叅音與占爲韻也或曰占與上
句篿爲韻慕與下有女句爲韻釋汝與故字爲韻未
知其審

兩美必合

朱子辯證曰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註直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汝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句乃原自念之辭以爲答靈氛者亦非是璞按前以虙妃美女之屬比賢君託爲男之求女以喻已之求君朱子之說是也至君芳草善又是以之而喻美女所謂比中之比而舊註直以爲君朱子以爲得之亦未之深詳也幽昧眩曜二語

王遂五臣俱以爲原答靈氛之詞是矣朱子辯之以爲原自念之詞非是蓋世幽昧以下至申椒不芳十句皆原答靈氛之詞君欲從靈氛之吉占心猶豫而狐疑二語乃原自念之詞也或曰男固可以求女女不可以求男屈子設爲男求女是矣至若君可以求臣臣不可以求君屈子之喻不亦倒乎由此言之則屈子遠遊之意全非矣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惟其執此義而不通故說者往往以同姓無可去之理言之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孰信脩而慕之

此句言孰有忠信脩潔之士而人不慕之者乎猶詩言不豈不也意見言外語直而意婉古人多有此文法也蓋言美女之慕美男猶美男之慕美女也賢君之求賢臣猶賢臣之求賢君也同聲相應同類相求氣機之感召理勢之自然也此所以為申言兩美必合之意王逸以為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朱子以為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俱非文勢

故宇

王逸曰故宇故居也以為屋宇之宇是也洪氏曰宇

一作宅若作宅則與下韻協朱子曰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蓋以爲故度猶言故態也亦非文勢

眩耀

洪氏曰眩一作昡昡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朱子曰眩目無主也是從耳目之目旁王逸曰眩耀惑亂貌詞亦僞舛不明瑗按當從洪本作日月之日旁者是也幽昧是謂世人之昏暗險詐機械之巧僞藏於中不能誠信者也眩耀與炫燿字同是

謂世人之喜炫爛誇燿致飾於外而不能好脩者也正與前信脩二字相反靈氛言占兆之吉而信脩之士决爲人所向慕而必有所合可以遠去也屈子答以舉世幽昧眩曜不喜信脩孰能察已之美而慕之以有合乎王逸五臣皆謂此屈子答靈氛難去之意也是矣若作目之眩曜惑亂不能别白美惡亦通不如作眩曜有照應得屈子立言之本意也孰云察余之美惡惡字帶言本謂世無知已之美也古人多有此類識者幸毋滯焉美惡二字又承前好蔽美而稱惡而來况篇中屢言美字意亦相與一作善惡非是

黨人

此與前惟黨人之偷樂之黨人同但前獨指楚國之黨人此則泛指一世之黨人以答靈氛思九州之博大何所獨無芳草之意然屈子亦不言九州無美女芳草但數黨人好惡獨異猶前世溷濁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不責其君而責左右之意也王逸曰黨鄉黨謂楚國也洪氏曰黨朋黨謂令尹子蘭大夫子椒之徒也王註固失之迂而洪註又失之隘也

服艾

朱子辯證曰楚人以重午揷艾於腰豈其故俗邪瑗按今俗重午無論男女皆服艾於首或揷之於門故有艾虎懸門之說非獨楚俗然也然未有揷之於腰者豈揷於腰者獨楚俗也其俗不知其所始要之其所從來也遠矣今世以爲始於屈子則非也

蘇糞壤

王逸曰蘇取也洪氏曰史記樵蘇後爨蘇謂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觀此則蘇字之義可知矣壤王逸曰土也糞字無註諸家俱無解蓋以其易明也要之亦是二物不可以爲糞之壤耳或曰

橘頌篇蘇世獨立之蘇字亦當與此同義未知其欲容更詳之

充幃

充盖謂緼著充滿於香囊之中也王逸獨曰充猶滿也詞欠斟酌又曰幃謂之縢縢即今之香囊也幃音暉縢音騰五臣亦以爲香袋瑗按香囊又謂之容臭洪氏曰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註云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瑗按或以爲香囊或以爲香纓盖香纓乃泛指纓絡而言香囊者纓絡中之一物耳或曰幃古帷通盖謂帷裳也謂蘇取糞

壞以爲帷裳之服飾也然糞壤又但可以爲囊袋之
芄而非可結以爲佩者或曰喻言耳未知其審姑誌
其說以備後訂

珵美能當

王逸曰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言
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
玉之美惡乎五臣曰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朱
子曰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瑗按諸家之說當字
俱未是朱子之意是以當字訓値也謂玉之美惡其
價所値有高下也五臣之說又鶻突欠明王逸之說

似矣而未也蓋此當字乃擔當之當謂任也能當猶
言堪任也謂覽察草木尚且不知香臭况玉之美惡
疑似之間尤所難辨豈堪任此職乎言其斷不識玉
也珵美言玉之美者註皆以玉之美惡釋之惡字帶
言耳一曰珵佩珩也洪氏曰珵美猶九章言蓀美也
非是又按羅鄂州爾雅翼曰嘗試論之楚辭取象於
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子比德於玉乃獨畧
焉王逸章句曰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
結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詳屈
平之意蓋以清潔一介自處自仁明以下皆所不敢

居爲故其言曰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以言楚之君臣於草木臭香猶未能別而況能知玉之美耶此所以有所詳有所畧瑗按羅氏之說非也此所謂珵美者屈子葢以之自喻也至於何瓊佩之偃蹇衆薆然而蔽之折瓊枝以爲羞精瓊靡以爲粻雜瑶象以爲車鳴玉鸞之啾啾齊玉軑而並馳被明月佩寶璐遊瑶圃食玉英同糅玉石一槩相量懷瑾握瑜窮不知示陸離之長劍崔嵬之峩冠芳澤雜糅屢見篇内且自言重仁襲義重之脩能孰謂屈子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乎孰謂肯以清絜一介而自

處乎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視屈子也亦小矣何其

觀書之略而議人之疎也哉

靈氛吉占二句

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

猶豫而狐疑也朱子辯證曰補註以爲靈氛之占勸

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

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

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

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瑗按朱子此

說極得本肯讀者毋忽

巫咸

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洪氏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誌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眞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註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袑皆取此名瑗按招魂帝告巫陽句王逸

註曰女曰巫陽其名也洪氏引山海經曰開明東有
巫彭巫抵巫陽巫凡巫相巫履註云皆神醫也王逸
於此不詳所以但曰神巫也而又詳釋於招魂是亦
畧耳今以山海經諸巫觀之則以陽爲名者是也而
咸亦當作巫之名無疑矣然以咸爲殷之賢臣是也
以爲始於殷者亦非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
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
於伊陟作伊陟原命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
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
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

趙尹皐魏石申觀史記以巫咸與重黎等號並稱及書序伊陟問之以災祥之事則巫咸乃掌天文之職爲占卜之官也明矣淮南之註是而山海經註以爲神醫者非也夫巫祝之興也尚矣觀山海經所言諸巫也多矣奚獨巫咸之名之著也蓋巫之爲官肇自先王其來也遠莫究其始而巫咸之在殷則以賢能而顯故後世喜稱之焉惜乎咸乂四篇與伊陟原命不傳於世遂使致治之道性命之理不白於天下也如羿之爲官肇自先王而後世之言善射者但稱有窮后羿即其顯著者名之耳故莊列之所稱神巫季

咸要非殷之巫咸而屈子之所稱巫咸盖借殷之巫咸以爲天之巫咸而降於楚者也攄莊子直以巫咸爲鄭人列子曰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是又似以爲齊人而寓於鄭也史記正義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然既以巫咸爲殷商太戊之臣則吳越至春秋時方入中國安得有蘇人仕於太戊之朝乎其說非也其所傳者妄也或曰莊列之所謂季咸非指殷之巫咸也季者少也盖齊鄭之神巫自以爲其術之妙如巫咸故因自命爲季咸其說亦通又按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

覡亦通稱是也楚辭之所言巫者皆通稱之巫也王逸朱子皆以女曰巫釋之非是易曰用史巫紛若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觀此則巫覡通稱也審矣

夕降

夕謂旦夕也猶言早晚將下來耳朱子曰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是也王逸五臣皆以夕直作夜字看洪氏曰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賓之類是也俱非是從朱子之說爲長又按百神翳其備降所以申巫咸將夕降句九疑繽其並迎所以申懷椒糈而要之

句皇剡剡其揚靈言神降而顯其威靈告余以吉故言巳要神而得吉兆也看楚辭須要如此照應方有得處若徒氾濫而以詞華視之亦無甚味也

懷要

懷包藏也如陸績懷橘之懷言豫先包藏此物俟巫咸降而獻享以要之也要猶邀也如孟子使數人要於路之要謂中道要截之而使爲巳卜占也

椒糈

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五臣曰糈米也洪氏曰糈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

饌也瑗按王逸以椒爲降神之物以糈爲享神之物似是謂以椒投於酒中使其氛香以降神也然九歌中有曰椒漿者朱子曰漿者周禮四飲之一謂以椒漬其中取其氛芳以饗神也則此言椒糈者盖以椒爲飲湯以糈爲饌飯皆所以饗神者也王逸有降神饗神之分別亦無害於義但屈子此所言神謂神將自降而於中道便以要之非謂自己要神之降下也朱子取逸說姑從之但亦不可不知所謂巫咸將夕降者非屈子致其降也猶言巫咸早晚將從此過我嘗邀之使爲我占卜耳孟康之註似又謂以椒入米

爲香精也其說亦通此等俱無明證亦無大害凡讀者擇之亦不可不知其詳也至若精五臣曰米也亦是洪氏又曰祭神米也夫椒精之物本人之所用而因以之祭神耳豈獨祭神之米而後可以謂之精哉故精從米則謂之飯滑從水則謂之酒是滑精古人爲酒飯之通稱也久矣豈獨祭神云乎哉五臣之註予多所採取蘇東坡乃謂五臣固陋小儒不如李善後人遂每執蘇說以譏五臣是俗所謂矮子觀場好惡隨人衆口而已實未嘗有所見也東坡之說予盖未之深信焉

翳

翳謂翳翳然其盛也對下九疑繽之繽字看王逸曰翳蔽也意亦是但又直解作蔽日下來非也夫翳然備降則遮天蔽日之意自在言表而直以翳爲蔽日之蔽未穩也其意盖本九歌靈之來兮蔽日也未是又備降即言百神齊來便是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百神之所依言巫咸即指百神舊註又謂巫咸得巳椒糈則將領百神來下亦非是前言椒所以降神糈所以享神是矣此又以椒糈爲要巫咸之物巫咸得巳飲食而領神來何自相矛盾也讀書須要融活不

可固滯如此可也

九疑並迎

王逸曰九疑舜所葬也洪氏曰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顔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五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璦按舂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蕭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杞林峯聳然於群峯之間望之大概相似玆其所以爲九疑乎李太

白遠別離曰九疑連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觀顏說與李詩九疑之義著矣一作嶷者非是後人所增耳其山跨蒼梧零陵之間故或言舜葬蒼梧或言舜葬九疑可相通也已見前蒼梧條下茲不贅但此屈子所言九疑者無取於舜之事也特取九疑山之山神耳蓋謂天神既降已遂使九疑山之土神往迎而要之以爲已占卜也王逸以爲舜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已知已之志也朱子從之失之遠矣並迎者謂使九疑之神並往迎天之百神也與上懷椒糈而要之句相發明也

迎故

朱子曰迎魚慶反叶音御是以爲親迎之迎音也然親迎之迎音與故韻協亦未詳其所以按懷沙篇曰重華不可遻句朱子曰遻一作遌五故反史作悟洪云當作遌遻音忤與迕同逢迎之意也然則此迎字或當作遻迕字方與故韻協字相似而義通所以訛耳未知其審姑誌其疑以竢博雅

皇

皇即指百神也猶篇首言朕皇考曰伯庸下曰皇覽揆余於初度只言皇而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王

逸曰皇皇天也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

朱子辯證曰皇卽謂百神不必言天也得之矣

升降上下

王逸曰上求明君下索賢臣五臣曰上謂君下謂臣

朱子辯證曰升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謬說集註

曰升而上天下而至地也言升降上下而求賢君與

我皆能合乎此法度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皐陶

始能調和而必合也朱子獨以君言是也洪氏曰升

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

其說更明白

求合

求矩矱之求是勉屈子遠逝以求君也嚴求合之求是言人君以求臣也四句相與講言苟遠逝以求君則必爲君所求之而有合也讀者審諸

臯陶

王逸曰禹臣也朱子曰舜士師也按臯陶實爲舜士師而後亦爲禹臣也此言湯禹嚴而求合從王說爲是古人之言隨其所用不必拘也朱子總註又曰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臯陶前後雖互見使初學小童讀之亦不能無惑也

能調

下一調字慍然有都俞吁咈之風有咸有一德志同道合之意曰同曰合曰調其義一也而調字尤妙王逸五臣俱以調和陰陽言之失之遠矣又調協音同與同爲韻朱子曰詩攻車之五章有此例瑗按詩曰决失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蓋佽與柴協調與同協以首尾二句爲韻中連二句爲韻天問雄虺九首四句用此法也

行媒

王逸曰誠能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

不須左右薦達也瑗按精感神明一句是暗指下武丁夔傅說事五臣註除此一句是矣朱子集註復用之非也此二句且宜泛講而所引傅說事巫咸恐亦不指夔言也況上下所引又未必皆因夔而得用者但只言自己能脩道德則賢明之君自當知而舉之不必屑屑自已令媒命理以往求之所以釋前屈子理弱媒拙之憾也求矩矱之所同是告其直當自去求可也何必用夫行媒言不必借人力以求之也苟吾道之果是雖自往求又何傷乎況古人如伊尹臯陶傅說呂望甯戚諸賢聖又皆不必用夫行媒而亦

自往求之乎又況古之聖賢諸君如湯禹武丁周文齊桓亦方且在上嚴而求合也乎言自古君臣相求之急而相須之殷往往得合不必媒也此巫咸立言之意也若待夢而求合則古之君臣其相合者亦少矣其得合也亦難矣或曰若太公之鼓刀甯戚之謳歌猶有以求之者若伊尹皐陶傅說曷嘗有求之之事耶曰孟子嘗言之矣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註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學者觀此說則可以知

巫咸告屈子中情好脩何必用媒之意矣奚必以憂言之乎巫咸之意曷嘗指憂之事乎亦指夫道焉而已矣不然鼓刀之技謳歌之聲奚足以動周文齊桓也周文之時其鼓刀者亦衆矣齊桓之國其謳歌者亦衆矣何獨二子之得舉也盖必有當夫周文齊桓之心者矣既有以當夫周文齊桓之心則彼此之相合際會之遭逢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雖謂二子有求於周文齊桓可也雖謂二子實未嘗有求於周文齊桓亦可也不然鼓刀謳歌之藝奚足以求之乎

傳說操築

王逸曰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五臣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洪氏曰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

險同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
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
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史記徐廣註曰尸子云傅巖
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巖卽傅說版築之
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
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孔安國曰傅氏之巖
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
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瑗按王
逸不見古文尚書故曰是佚篇也今尚書說命上篇
云王宅憂亮陰三年既免喪其惟弗言恭默思道夢

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蔡氏註曰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於天下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於是立以爲相夫王逸之說是以傅說遭遇刑罰而爲胥靡之徒以操築也孔安國與五臣之說是以傅說代胥靡而操築也史記說爲胥靡築於傅巖之文又可兩解如爲字讀作平聲是說自爲胥靡也如爲字讀作去聲是代胥靡也諸家無音釋未知其審由孔安國之註觀之似當讀作去聲也要之操築者乃貧賤者之事爲人傭

保作工耳豈必胥靡刑人而後操築哉如梁鴻隱於
會稽而爲人擣卽其類也孔安國謂水壞道常使胥
靡築護之說亦因傅說在虞虢之界而附會之者耳
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蓋版者卽今之築土墻
兩邊之夾版也築者以杵而擣之之謂也蔡氏註尚
書以築爲卜筑之築謂居也以蔡氏之意推之則孟
子之所謂版築者乃詩之所謂版築衞門禮記所謂
蓬戸甕牖之義耳恐未必然也孟子旣曰版築屈子
又曰操築則爲操版以築土也明矣或曰劉向九歎
離世篇曰筐澤瀉以豹鞹兮破荆玉以繼築王逸注

曰築木杵也以築爲木杵杵於孟子版築之文二字並
作實看尤好不又觀尚書本文高宗是夢見傳說之
形象而書序及史記又以爲并其名字而夢知之若
既得其名則詔天下之名爲說者皆赴闕廷一番之
得矣又何必使百工營求俾以形旁求於天下邪又
尚書註以爲繪其形象而求之五臣註似又是謂使
木雕刻其形象以求之而尚書本文又只言審厥象
俾以形詞亦欠明白也或曰遺刑而爲胥靡或曰代
胥靡而築或曰夢見形象或曰夢見名字或曰繪其
形象或曰刻其形象要之高宗夢說之一事亦爲孟

浪之言流俗相傳之語已不足信矣紛紛諸說又何足辯乎或曰然則尚書亦非乎曰非也古文尚書乃東晉梅賾之僞書而書序决非聖人之所作先儒闢之詳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孟子屈子之所言者蓋已明白而簡易矣本謂傳說由側陋而登庸自貧賤而富貴耳舜在虞野玄德升聞以匹夫而見知於天子自古有之矣奚必夢之是徵邪高宗之夢傳說好事者爲之也或曰奚爲載之經而千載傳誦莫之敢非也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之事甚爲可笑而禮記文王世子篇亦載之至今傳誦而莫之敢非也豈可

亦信之乎孔子嘗夢見周公嘗夢奠兩楹聖人未嘗
無夢若高宗之夢帝賚良弼武王之夢帝賜九齡皆
夢之誕者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確論也

傅巖

傅者姓也其巖乃傅氏之所居故因號之傅巖如今
之以姓氏而爲村落鄉黨之名者多矣史記乃曰遂
以傅巖姓之號曰傅巖是謂說本不姓傅而因以地
名爲說之姓以寵之耳其說非也若謂傅說所居之
處本不號傅巖高宗因得傅說而遂號其地曰傅巖
如漢書載鄭玄之事因鄭玄之德行而遂號其鄉曰

鄭君鄉之類猶逼也傳巖之號或高宗寵之或後人稱之或本來之名今無所考皆不可知要之以爲因傳巖而賜姓傳則非也此雖無係文義大害而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呂望鼓刀

王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

昌賜與明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憂亦如此
文王出獵見識所憂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洪氏曰
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註
曰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
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戰國策云太公
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註云呂
尚爲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
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註云太公河內汲人有
屠釣之困瑗按惜往日曰呂望屠於朝歌九辯曰太
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史記齊世家曰太

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封於呂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

美女奇物獻之紂以贖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故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遂以正月甲子斬紂於鹿臺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注云譙周曰姓姜名牙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索隱曰牙是字尚是名太公望是文王號之後武王號爲師尚父尚父官名也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

泉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
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
兩膝跪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說苑云呂望年七十
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
有農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
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剌魚腹
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redacted]曰太
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棄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
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余嘗備觀諸書所載
呂望出處多有異同而名姓之詿亦無一定之說大

抵呂爲封姓是也姜爲本姓是也牙字卽古之雅字通用尚書有君牙篇是也曰牙曰尚或字或名今無所考亦難懸斷若尚父者盖如哀公之誄仲尼曰尼父桓公之尊管仲曰仲父索隱以爲官名非也曰師尚父者盖因文王立以爲師故無稱之耳古之聖王多學焉而後臣之則師者卽周禮師傅之官而曰師爲官名可也曰尚父爲官名不可也詩曰維師尚父是也說苑言太公釣魚時巳得書有呂望封齊之文則太公窮困時巳名爲望矣而謂文王號之可乎然太公者卽師父之意而望之與尚其音相近而義相

遠或即爲太公之名後世流傳之訛也旣曰九十顯
榮則遇文王時已老矣故或以師父稱之或以太公
稱之太公者因呂尚之年老而稱之者也若從史記
之說則太公者乃謂文王之祖耳此蓋不知望字爲
太公之名而因附會其說也或曰賣飯或曰屠牛或
曰釣魚或曰爲婦所逐此乃貧賤窮困或曾備嘗艱
苦如舜之耕稼陶漁多所經歷而朱買臣亦有見棄
於妻之事皆無足怪也但據孟子以太公伯夷並稱
則太公者亦聖之淸者也則嘗事紂之說游說諸侯
之說求美女獻紂之說以漁釣干西伯之說彼此交

夢之說皆好事者爲之也或曰然則太公何由而遇文王文王何由而知之也曰古之君子出處亦必有道大意已見前傅說條下吾不能鄭重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其闢之之意深矣或曰屈子既闢之而屢用之何也曰屈子但言其貧困如此耳未嘗謂因鼓刀於肆而揚聲以干文王也上屠下屠之說後世因鼓刀二字而妄益之者也如國策之所謂廢屠蓋謂太公道之不行而廢棄爲屠者耳註不解其意遂有肉上生臭不售之說是太公之事當初相傳亦本不如此而因註者以意度解多所

錯誤又人又輾轉流傳而粉飾之故不勝其說之紛紜焉

甯戚

王逸曰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洪氏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研（研與岸同一作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

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瑗按桓公無夜出郭外之理雖出而仗衛扈從之盛甯戚又安敢遽然而厲聲以歌之使之聞之邪豈春秋戰國之世多有此事歟要之甯戚非傳說呂望之倫而桓公又非殷宗周文之比屈子亦姑仍舊說而引用之耳無他考據不暇深辨此上三人朱子辯證曰傳說太公甯戚皆巫咸語補註以爲原語非也瑗按王逸註頗欠明白洪氏自湯禹以下皆爲屈原語不獨此三子也朱子亦未之深考或偶錯誤其言耳其說蓋本諸五

臣五臣只以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二句爲巫咸語也甚非文勢謬矣

未央

王逸曰央盡也朱子從之洪氏曰說文云央久也詩曰夜未央箋按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朱子集註曰央中也艾盡也嘗觀屈子此章上句是言其旣往之年歲尚未至於遲暮將來之時光方至而未遽已互文也是解作盡者近之而說文之訓非也吾故嘗曰說文之說亦不可全以爲據此類是矣

鶗鴂

王逸曰鶗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言鶗鴂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五臣曰鶗鴂以秋分前鳴鳴則草木凋落不芳香也喻讒臣爲言以害忠良洪氏曰反離騷云徒恐鷤搗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顏師古云鷤搗一名買鵤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思玄賦云恃知巳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註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鶗鴂一

名鶪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嶲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鶗鴂鳴而草衰註云鵙鴂爾雅謂之鶪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鵙鴂二物也月令仲夏鶪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鶪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左傳趙伯氏司至也註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鶪鳴故百草爲之芳歇廣韻云鵙鴂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朱子集註曰鶗鴂即詩所謂七月鳴鶪者蓋鴂鶪聲相

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辯證又曰鵜鴂顏師古以爲子鴂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鶪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鴂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鶪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鴂鶪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瑗按王逸五臣比喻之說非是已見集解茲不復贅至若鵜鴂之鳴或以爲春分鳴或以爲立夏鳴或以爲秋分鳴或以爲春分秋分皆鳴洪氏所引徒龐雜而無辨朱子辯證又疑信而相半此鳥雖不知其的爲何物要之謂秋分鳴者是也楚辭中凡嘆芳草零落者多以霜降爲言以此例推

之則鶗鴂之鳴屈子以爲先秋鳴而衆芳歇也明矣王逸之意是以芳字解作花字謂此鳥鳴則百草之花落而不芳矣其說雖通要非屈子本意屈子之言芳草早殀者多於秋冬不於春夏也遍考之可見不暇校舉至若曰鶗曰鶪曰鷤曰鴂曰鵜也曰鴂曰鵃曰鵙曰鷤也皆聲音相近而字畫相疑或各人所授不同或傳寫之訛耳曰伯勞曰伯趙曰巧婦曰買鍦此又其別名也曰子規曰杜鵑曰杜宇曰巂周自別是一物解者之誤洪氏曰子規鶗鴂二物也是矣

偃蹇

前曰望瑤臺之偃蹇註曰高貌此曰何瓊佩之偃蹇
註曰衆盛貌九歌東皇太一篇曰靈偃蹇兮姣服註
曰美貌可見古人用字不拘而解者不當執一也不
能盡舉讀者隨文會意可也

蔽折

朱子曰蔽如字即折折叶音制蔽音鱉即折音哲瑗按
蹩瞥撇等字皆從敝則凡從敝者或可讀爲蔽音或
可讀爲瞥音或可讀爲鱉音隨所用韻轉音耳不必
協也古人謂一字有數音是也又折字亦有二音如
孟子爲長者折枝之折音哲在物乃攀採之名在人

事則爲摧挫之義故諺語曰折磨折孽是也如易經爲毀折之折音舌在物乃斷絕之名在人事則爲敗毀之義王逸註曰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是總二義而解之朱子獨曰折毀敗也又不當音哲矣然折音哲者未折音舌之稱折音舌者既折音舌之稱其義雖畧相同而亦當有別也姑誌其疑以俟知者

蘭芷變而荃蕙化

洪氏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也守死而不

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瑗按此說朱子揉之
附於集註其說雖善而未盡也盖前謂幽蘭不可佩
申椒其不芳是言小人謂椒蘭不芳不可佩服在人
物上說則是謂君子之不可用在義理上說則是謂
道德之不可行以見小人原不知美惡之分好惡之
正也此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是言當世
之好人原號爲君子者本知美惡之分好惡之正而
其初亦有志向有意趣者後來見舉世小人得肆其
欲而已獨偃蹇不進遂舍其所學而學焉王逸曰言
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是與洪氏之說似

欠明白

茅蕭艾

五臣曰茅惡草洪氏曰蕭艾賤草朱子仍之瑗按惡賤二字分别亦無謂不如總釋之曰惡賤之草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則蕭艾爲惡賤之物也久矣洪氏又曰顔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爇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瑗按蕭艾之爲二物也甚明洪氏之辨得之矣又比芳草爲蕭艾芳草即指上蘭芷

荃蕙四物而曰不芳曰爲茅曰爲蕭艾參錯互文也王逸上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是矣此又云言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明智之士雖即可君子忠信之士不當復別立名字也

莫好脩之害

王逸曰言士人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五臣曰明智之士佯愚者爲君不好脩絜之士而自損害洪氏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爲茅芳草爲艾也朱子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

之害者何哉盖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以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盖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

辯證又曰莫好脩之害二註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脩皆非是瑗按好脩二字卽前苟中情其好脩何博謇而好脩獨好脩以爲常等類一也王逸五臣以好爲人君好尚之好非是而朱子之解亦頗覺牽強洪氏之說則近之矣豈可亦以爲非乎盖此二句不過緫承上章言君子之所以中變爲小人

者無他故也只因不肯好脩故其弊至於如此爲茅爲蕭艾而不芳耳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其詞甚簡易明白又何必深求之也哉

余以蘭爲可恃以下十二句

此下十二句即上章之意而反覆言之者耳舊註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二人名朱子辯其非是得之矣今見本章集解下茲不贅而椒專佞以慢慆樧又欲充夫佩幃二句又當串講蓋謂椒本芳烈之物今亦變專佞慢慆者而欲化爲樧以求充夫佩幃耳以爲世之所用者樧也而已則椒也烏得不變爲樧以

求用於世邪此小人干進務入之心而中材之君子亦復如是也朱子註亦欠斟酌使覽者不豁然也

化離

朱子辯證曰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史遷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瑗按易韻君以離爲主如字讀則歌協音欹嗟協參差之差若以歌爲主如字讀則離協音羅嗟協切磋之磋此化離二韻亦可兩協也若以離如字讀則化當協音爲易之

化與宜協是也若蘺離作羅則化當協音訛也蓋訛亦作譌字是化與爲或古通用但今不可考耳嗚呼自科斗變而爲大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爲隸書爲草書爲楷書其字畫之舛誤者不可勝言矣此所以協韻之不能盡考其說也

委厥美而歷茲

王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意一作遭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棄也朱子曰言瓊佩

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換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掩損昏暗此原之自況也然上章譏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爲言者蓋彼真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掩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辨而勇决也瑗按朱子之說是謂屈子不矜誇炫燿其才能之美以求知於人意其言甚爲警策大有益於學者然於此章本旨則頗覺牽强不順王洪二註得之矣但獨指君言固失之

滯而以爲子蘭者亦非也辯已見前矣盖上云委厥美以從俗是言世之君子棄其椒蘭芬芳之美以從世俗之繽紛此云委厥美而歷茲是屈子自言已有瓊佩之美而爲黨衆薆然而蔽之嫉妬而折之其棄之一至於此也大抵何瓊佩至此一段一氣講下首尾相應惟茲佩四句與上何瓊佩四句相應固世俗二句與上世繽紛二句相應覧椒蘭二句雖結蘭可恃以下八句而蘭芷變以下六句亦在其中矣此可見離騷文章之妙也豈特華藻之豔麗而已哉惜乎千載以來知之者鮮也

沬

王逸曰沬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洪氏曰沬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沬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沬朱子此解曰沬昏暗也招魂又曰沬與昧同是從洪說瑗按二說俱通但易豐卦日中見沬註曰沬小星也蓋星小則昏暗而難見難見者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豐其蔀甚矣觀此則作昏暗解於義尤切姑從之或曰既沬爲昏暗小星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非昏暗之義也曰此反說之詞也蓋星本夜見而日不能見而沬之小

星尤難見者尤難見者而見之非當昏暗之時能之乎曰日當中天者正見不宜昏暗而反昏暗不當見星而反見小星以見昏昧之甚也

和調度

王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五臣曰度法度也洪氏曰和調重言之也朱子曰調徒料反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㬾按舊註以和調二字連解固非而朱子之説得之矣但度亦即如今人所謂度態之度朱子從五臣以法度之度解之亦非是也

求女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旨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也瑗按前曰哀高丘之無女求虙妃之所在見有娀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豈惟是其有女及此聊浮游而求女或言神女或言美女雖有不同然皆指男女之女寄意於君也朱子之説是矣舊註或曰求知己或曰求同志或曰求賢人與共事君未盡善也曰相下女之可詒又是指前所言神女之侍女卽指神女而言亦寄意於君所謂比中之比類也孰求美而釋女之女字則當讀作

汝與汝何博謇而好脩之汝同古通用也𡚶女嬃余之蛾眉之女又指小人而言也其義已見各章今撮附於此盖因此篇文字頗長使讀者一覽之庶幾展卷之間不致有疑惑之阻反復檢閲之勞也

余餙方壯

王逸曰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洪氏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餙之方壯也朱子曰余餙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瑗按九辨曰離芳藹之方壯王逸註曰去已盛美之光容也詞亦不別自五臣註曰

言去離芳盛之德方壯之年是亦以芳藹爲德方壯
爲年瑗詳此二句文勢方壯二字似卽屬上二字而
言耳盖壯者盛大之意謂余餙之盛壯芳藹之盛壯
耳無所謂年也洪氏之說似是此意又不明言諸家
俱分年德兩意講頗覺支離然亦無害大義故集解
姑從衆說以俟後訂

周流觀乎上下

此上下卽前吾將上下而求索勉升降以上下之上
下也洪氏曰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
也非是盖周流乎天余乃下謂既周流乎天無所遇

矣乃復下來而求之耳此則謂或上或下而遍觀以旁求之也稍有不同讀者不可不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洪氏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甞去也設詞以自寬耳瑗按洪氏解獨稱靈氛者其意是而所謂屈子固未甞去則非也今即其文而前後反覆以觀之則屈子實有志於决去矣豈可強解以爲不去乎其說前後屢畧辨之矣茲不復贅讀者取屈子之書平心易

氣而詳觀之當自得之矣又曰巫咸與百神無異詞蓋曰巫咸者百神之所依即指百神也雖謂之曰巫咸告以吉故可也以巫咸百神爲二亦非是

歷吉日

五臣曰歷選也洪氏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筭也朱子曰歷遍數而實選也瑗按王逸無註其前嚮懲心而歷茲註曰歷數也委厥美而歷茲註曰歷遂也豈以爲此歷字或數或遂皆可通乎故不釋也諸家之說蓋亦俱是集解姑從朱子之訓也

瓊枝之屬

朱子辯證曰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註皆曲爲比
類非也瑗按舊註瓊枝二句王逸曰言飲食香絜冀
以延年也五臣亦同洪氏引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
菊兮將以延夫天年是自楊雄已如此解矣可見前
輩之讀離騷者皆求之太過也駕飛龍二句王逸曰
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喻
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曰飛龍喻道瑤象
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爲車適道
崑崙四句王逸曰言已至崑崙神明之山將遂升天
披雲霓之菴藹排讒侫之黨群鳴玉鸞之啾啾而有

節度也五臣亦同發軔天津二句王逸曰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凰承旂二句王逸曰言已動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五臣曰鳳凰乘旂引路飛翔翼翼扶衛於巳其說偶得之矣洪氏又闢之曰古者旂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旗為來隨我車遠遊註曰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瑗按洪氏闢之非是且曰俊鳥夾轂而扶輪又非扶衛之意而何行此流沙二句王逸曰言吾忽然遇此流沙

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勤以絜清自洒飾也蛟
龍梁津二句王逸曰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
皞來渡我勤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脩遠多艱二句王逸曰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
所能由故令衆車使從邪徑先過以相待以見巳所
行高遠人莫能及也不周左轉二句王逸曰過不周
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巳同
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瑗按二說固非而左
字文當本作右字傳寫之譌耳屯車千乘二句王逸
曰車所以載巳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

者言道德之多並迴於已所在可馳走以玉為車轄
者言從已者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
之國也駕八龍二句王逸曰八龍神智之獸駕八龍
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
雲能閏施萬物也五臣曰八龍八節之氣也言我所
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駕載雲為旗也此上舊註
朱子闢之是矣瑗亦不暇逐條詳辨今畧述其說於
此使讀者一覽之亦以見諸家之註楚辭者大抵類
此而朱子之讀楚辭為得其指也嗚呼王逸以騷名
家者尚且若是其他從可知矣或曰如子之言既皆

無謂矣必瓊瑤象玉龍鸞鳳崑崙天津之云乎曰非全無謂也不過寓言飲食之潔車駕之美侍衛之盛衆遊觀之博遠耳不必如舊註比喻之太甚也豈得曰全無謂乎朱子曰皆寓言耳謂之曰寓言者亦有所寄也達觀者當自得之高叟之徒烏足以語此

羞

王逸曰羞脯也五臣同洪氏曰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為脩誤矣朱子曰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瑗按禮記註曰羞籩豆之實也蓋羞脩並言當有分別若

畢言之亦可通用也故今人指牲肉酒肴之屬亦有庶羞之稱

精

王逸曰精鑿也五臣曰精擣也洪氏曰應邵云精細也又曰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粢食不鑿瑗按論語曰食不厭精朱子註曰精鑿也此又曰精細米也盖鑿字與五臣所謂擣字相類謂舂擣之椎鑿之耳欲米之精細者必鑿之擣之也盖非精字之義人讀者自不察耳左傳所謂不鑿謂不待鑿之使精也非以鑿爲精也要之應邵曰細也近之矣然精字之義亦

隨其所用故布帛之密緻者謂之精工匠之能巧者謂之精志向之專確者謂之精饘粥之潔淨者謂之精米穀之純熟者謂之精讀者隨文會意可也但謂飲食之精者而概以鑿字釋之恐未是也

爢

王逸曰爢屑也瑗按爢下從火當與糜爛之糜古通用也逸說亦是洪氏曰爢音糜文選音靡作上聲讀非也

粻

瑗按粻粮糧古多通用也詩曰乃裹餱粮孟子引之

作糧又曰師行而粮食則屈子之作粻者亦同無疑矣一音張者非也王逸曰粻粮也朱子亦曰粻糧也不曰粻與糧同粻與糧同亦失之矣王逸固多忽畧不必深責又按芬至今猶未沬朱子註曰沬昏暗也直至後招䰟曰沬與昧同不註於前而註於後亦非是蓋朱子註楚辭之時巳六十二歲豈亦因年老而又以楚辭非聖經之比故忽畧之歟

崑崙

王逸曰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洪氏曰禹本紀言山高三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
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墟在
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
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
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註云崑崙三重故以名
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
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
經内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
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

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四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朱子集註

曰後漢書註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辯證曰博雅曰崑崙墟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註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按九歌河伯篇曰登崑崙兮四望王逸曰崑崙山河源所從出洪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所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天問篇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曰崑崙山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懸圃乃上通於天也又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洪氏曰淮南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此蓋誕實未聞也朱子曰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別錄又曰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

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今按諸家所言崑崙不一朱子攝博雅水經似以爲實有此山而不遠也既爲不遠則必嘗有到矣然或云去鍾山西六百里或云去嵩高五萬餘里或云方八百里或云面方千里或云圓三千里或云高萬仞或云高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或云高三千五百餘里或云高萬一千里或云高萬二千里何所言高遠之不一也至若璆琳琅玕醴泉華池

九井五門沙棠銅柱於事理猶或有之也而珠樹玉樹瓊樹琁樹碧樹瑶樹絳樹不死樹金墉金臺玉檻玉樓木禾之類又何所產奇異之多乎然觀屈子天問之言則明闢其無是山矣闢其無是山而曰邅道崑崙曰登崑崙兮四望曰憑崑崙以澄霧又引用不一而足何也蓋天問乃窮理之言而此所引皆借以爲寄興之詞耳固無害也要之爾雅水經山海經神異經十洲記禹本紀淮南子河圖括地象諸所言崑崙者皆如郭璞所云此自別有小崑崙也不然設使去嵩高五萬里亦人所能到者而漢遣張騫窮河源

履歲而不能達何也按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烏遲國烏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朱子亦嘗曰張騫自是至小崑崙耳烏覩所謂大崑崙者哉或曰然則大崑崙其居果安在哉曰無所謂大崑崙也屈子之所用崑崙閬風懸圃等山卽如列子之所謂蓬萊方丈員嶠方壺諸山耳蓋雖有是名而本無是山假設其號以爲神仙清淨高遠之居也又豈眞有所謂崑崙山者哉或曰以諸家之所言而朱子亦謂其實有是山非妄也子獨謂實無是山何也曰諸家之所言者雖道里

之遠近方闊之廣狹高下之尺寸不可知然實有是山也非妄也所以謂之實有者蓋因古者相傳崑崙之名而因以名其山耳非本來之所謂崑崙者也楊子太玄曰崑崙旁薄幽夫昆侖二字猶渾沌之義也蓋山之形勢極高極大磅礴無涯之稱猶今之所謂嵯峨崔巍崒嵂巃嵸等字樣耳朱子曰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得其義矣三成爲昆侖之說中狹上廣之說意度之言耳於義不切也吾故嘗謂屈子之所用崑崙乃指本來相傳之崑崙非指諸家所言之崑崙也又按屈子所稱閬風懸圃亦本無是山而寓言耳

舊註并白水赤水等名皆解爲在崑崙山上之別號以此言之則前所謂閶闔者亦崑崙墟之門名也若然則屈子反來復去只在崑崙山側周流耳烏得謂之四方上下而求索乎其非是也審矣遍考此篇及後遠遊篇之所用地名或虛或實或有或無或天或地參錯互用覽者執一以求之則有不通者矣或曰觀諸家之說皆謂崑崙在西北之方若無其山何其言之相同若是也曰天地大勢西北高故多山東南下故多水是天下之山水其根源皆發自西北故言山之極高極大者而必曰西北焉由此言之亦可見

反至地之西極洪氏引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爾雅西至於豳國爲西極淮南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以證之亦非是

旍

王逸曰旍旗也畫龍蛇爲旍洪氏曰周禮曰蛟龍爲旍熊虎爲旗左傳曰三辰旍旗爾雅曰有鈴曰旍朱子註從周禮之説瑗按旍旗固當有辯而屈子之所謂旍者即指上雲霓之旌旗耳舉一以見其餘也固無取於蛟龍之旍有鈴之旍之類也讀者詳之

流沙

王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洪氏曰即今西海居延澤是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居延澤即古流沙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流沙本無水也朱子曰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駝以千數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瑗按張揖之說非也餘說皆是又按此下二章皆言周流四極之意據舊說曰赤水者在東南方以水言也曰不周山在西北方以山言也或曰此四方舉四隅而言者以見其無所不到也雖然不如余集解泛言為穩或曰前言白水春宮舉正東西二

方則南北在其中矣此言赤水不周舉正南北二方則東西在其中矣或曰上二章崑崙天津已指東西而言故此二章指南北而言互見也其說俱通姑備錄之

赤水

舊註據博雅言赤水出崑崙東南陬洪氏又引穆天子傳曰遠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以此言之則實有赤水之名矣要之屈子所稱者自泛指南方之水耳不指崑崙山之赤水也或曰此以流沙並言之子解流沙

又從舊說爲實有是名而赤水與不周又泛言何也曰虛實並陳因無害也前曰朝發軔於蒼梧實有是名矣又曰懸圃曰咸池曰扶桑曰閶闔曰白水曰春宮曰窮石曰洧盤曰有娀曰有虞則固已虛實有無而並陳之矣則此曰崑崙曰天津曰流沙曰赤水曰不周又何疑乎不特此也曰天帝曰虙妃曰佚女曰二姚其所訪求之人乃蹇脩鴆鳩之媒望舒飛廉豐隆雷師鸞鳳凰鳥之使等類亦或虛或實或有或無而並陳之矣惜乎舊註不能以意逆志而解之多牽強也要之此篇所用懸圃閬風白水赤水不周皆泛

言耳與崑崙之所言者無相關也大意已見前崑崙條下茲不贅

麾

王逸曰舉手曰麾或言以手敎曰麾五臣曰麾招也瑗按尚書牧誓曰右秉白旄以麾楊子法言曰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是麾者固有揮斥使退之意亦有發縱指示之意屈子此所言麾者如書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或以手或以物不可知也大抵麾字雖虛亦可實用麾本旌旄之屬而持之以招揺者也故麾字亦可與揮字通用其義可知矣其字從麻

從毛其物可知矣麈蛟能以梁津猶周穆王之越海比黿鼉以爲梁也亦寓言耳

不周

舊說謂不周爲山名王逸曰在崑崙西北張揖曰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洪氏據山海經淮南子考之當在西北以王逸之說爲是得之矣但屈子所用不指崑崙之地說已見前又按立春曰條風取其條暢之義故亦曰融風言融和也與條義近春分曰明庶風言庶物之鮮明也不獨條暢而已立夏曰清明風言清而且明也夏風而曰清者觀舜歌南風而謂其

可以解吾民之慍則夏風不獨薰然其和而已和之中有清者存焉故曰清明夏至曰景風景者大也故亦曰巨風言清明而至於大也立秋曰凉風取其寒凉之意秋分曰閶闔風閶古昌通大也闔者閉也言寒凉之風大而萬物閉藏也立冬曰不周風不猶詩言豈不也周遍也言天地之氣運至此而豈不爲一周乎冬至曰廣莫風廣者空曠之意莫古寞通謂寂寞也天地氣運既一周遍則若無所用事亦惟空曠寂寞而已此說雖與諸家之說有同異而大意亦不外此學者可以類推矣是不周之名與春之條夏之

清明秋之凉同義其爲北方之總名也審矣有不周山者後人因以其名而名其山耳猶閶闔風亦有云閶闔門閶闔宮也惜乎解者知其流而不知其源反謂西北之隅有山形缺而不合不相周匝因名之不周風自此山出故謂之不周風也以此言之則莊子所謂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豈可謂之大塊風宋玉風賦所謂怒發於土囊之口又可謂之土囊風乎然則餘者亦當有條山清明山凉山明庶山閶闔山景山廣莫山矣其不然也審矣或曰如子之言則不周亦西北之風而以爲正北之風可乎曰可也如東風曰

條風又一曰東北方曰條風南方曰景風又一曰東南方曰景風西方曰閶闔風又一曰西北方曰閶闔風淮南子亦旣以不周爲西北之風又曰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是故或正或隅自古相傳各有不同雖淮南子一人之書亦未有一定之稱也孰謂不周不可以爲正北方之名乎或又曰天傾西北故因以不周名西北之風亦恐未必然也

左轉

王逸曰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巳同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其說俱非矣洪氏曰遠遊篇歷太

皓以右轉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爲期也瑗按洪氏之說亦非也遠遊篇所言蓋承上所叙曰南巢曰南洲而言謂自南方而將歷東方轉西方也故曰歷太皓以右轉遇蓐收乎西皇非遂始自東方來也烏得謂自左而之右乎其說牽強不逼此所言者蓋承上流沙赤水而言謂自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取路乎不周之北而復歸於西爲亦宜曰右轉也作左轉者字相似而傳寫訛也下既云指西海以爲期依舊說則赤水

亦在東南之方而左轉之則當先至西海而後至不周之西北矣烏可謂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乎則當云路西海以左轉指不周以爲期矣解此者皆未之思也不言東方者既曰自南方歷北方抵西方則東方不言可知矣故曰路脩遠以多艱今騰衆車使徑待蓋言已將自南方轉東方又轉北方方歸西海其脩遠如此故使衆車先從邪徑直往西海而先去以候已也或曰路不周二句是謂衆車徑待故曰左轉曰非也自南而西邪徑而行雖近乎左而非左也大抵既指西海以爲期謂將息駕於正西之方

而不周又近乎北無緣復過西海而抵不周也王逸曰言已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既曰從西北過不周會西海之上又烏得謂之左行乎其不然也明矣又被麾蛟龍以梁津詔西皇使涉予二句亦是命衆車先往徑待以豫告西皇之詞言已將從東北而歸於西矣可使蛟龍梁津以渡已庶幾周流至此得以速赴會期無阻隔之險逗留之虞也

指

王逸曰指語也意是而詞滯此蓋謂以手指示衆車

方所言汝等先由徑路往至此處我將從東北右轉周流而歸相會於此耳訓指爲語言之語於義不切

待期

朱子辯證曰待與期協易小象待有與之協者即其例也瑗按待字右傍爲寺寺字平聲讀作慈音則可與期協期字左旁爲其其字讀作彼其之子記音又可與寺字本音相協如詩經偶字讀作耦字與逅字協是禺字古亦有耦音也吾嘗謂古人協字皆從旁讀之便是試遍考之方知余言之非陋也其不以旁讀者乃字畫之舛訛今不可考故耳或亦有假借轉

註之類也

屯

王逸曰屯陳也五臣曰屯聚也洪氏曰屯徒渾切瑗按五臣之訓是王逸非也此屯字讀如屯營屯兵屯田屯糧之屯音也其義亦同

軑

王逸曰軑錮也一云車轄也洪氏曰軑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軑朱子曰軑轄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瑗按朱子亦並載其說蓋本無據難明也今考轄與錧管同車轂端鐵也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盖輻湊之處以鐵爲之
取其磨而不磷也轄與鎋同車軸頭鐵也亦以鐵
爲之王逸曰錮者以鐵言也然亦不知其所指爲轂
端之鐵邪軸頭之鐵邪此所謂玉者謂以玉代鐵耳
其所言軑或轄或輨無所考見要之以爲輪者非也
軑讀如否泰之泰音一讀如杕杜之杕音韻書兩見
音義亦與鈦同也

九歌九部

王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部九部舜樂也尚書
簫部九成是也洪氏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部之舞

啓樂有九辨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部開卽
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部瑗按朱子從王逸之說
是也以爲啓樂者妄也但部樂擅於舜也無疑矣而
所謂九辨者卽尚書所言九叙也尚書所言九叙九
歌禹又推之於舜舜又推之於禹固亦可爲舜之樂
而非禹之專稱也要之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
之功居多而非舜能任之亦不克就也或曰屈子蓋
惓惓致意於重華者也此所言九歌亦指舜樂言耳
未知其審集解姑從舊說又按九德者謂六府三事
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

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合之而爲九也樂所以象德也故曰九德之歌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又曰六府三事允治是也九部者猶書言九成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歌者歌詠之也言其聲也舞者舞蹈之也言其容也然九德曰歌九部曰舞蓋亦舉此以該彼互文以見意也非九德不可舞九部不可歌也讀者詳之

假日

王逸曰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歌之德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愉樂而已洪氏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樂而已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爲暇失其意矣李善註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朱子曰假工雅反借也一作暇一音暇皆非是瑗按悲回風篇曰借光景以往來與此句同則此作假借之假字無疑洪說是矣但屈子之所以歸

休西海之上奏九歌而舞九韶者盖以爲周流四方
上下而既無賢君之可遇於是乎退居林泉之下寂
寞之濵以樂吾道焉而已矣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而樂堯舜之道焉之意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
亦囂囂非全出於中心愁悶而強排遣歲月耳故屈
子之言亦有極憂處亦有極樂處憂者憂世也樂者
樂道也古之諸聖賢莫不皆然則憂樂並行又何疑
於屈子乎又豈可盡以爲失志之詞窮苦之語乎顏
師古之言亦未盡善而王逸又謂言已之德宜輔舜
禹之說亦牽強也

陟陞皇一章

王逸曰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陟天庭攝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思也又曰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帀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曲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意同朱子曰屈原託爲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義之盡也瑗按後遠遊篇曰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與此語意同王逸註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

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鄉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可與此章互看但以此章之亂辭及後遠遊篇之末二句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屈子畢竟是終於去意其此遠遊求訪賢君與後遠遊求訪神仙固託詞以見其欲去也其此二篇之二條顧而不行之語亦託言以見其不忍欲去也其有不忍去之心卽君子仁之至義之盡也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而畢竟終於去者此又君子大雅之明保身之哲也孰謂屈子之不知此哉孰謂屈子之未

嘗去哉其拳拳致不忍去之意者以見去非本心也去非本心而不得不去者其去固不在屈子也乃楚王怒而逐之也不然屈子豈忘楚哉觀此一念不忍去之心則屈子之忠可見矣必以不去爲忠以投水而死爲忠哉屈子之賢固不在此而深知屈子之心者亦不在此也以爲不去者以爲投水而死者皆未嘗讀楚辭而信口耳相傳之說以註楚辭論屈子者也學者試取屈子之書卽屈子之所自言反覆熟讀而味之平心易氣而觀之要其指趣之所歸求其立言之本意以意逆志不以詞害意則屈子果去乎

果不去乎果投水死乎果不投水死乎若泥口耳相傳之言執先入之說以爲生則吾亦莫如之何矣雖然後世雖尚其才華之美而未嘗有深留意於此書者也使得與三百篇並行而大顯於世爲學者之所傳誦多更儒賢爲之註釋則必有得其肯綮解其緘縢發其扃鐍者矣嗚呼安得有如鄭康成者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又按王逸此章之註承邅道崑崙以下而言之其意亦是而未盡也盖此章直承前駟玉虬以下遠遊諸章而總結之者耳讀者詳焉

亂

洪氏曰離騷有亂有重是矣瑗按有亂者離騷也九章涉江也哀郢也抽思也懷沙也凡五篇有重者後遠遊一篇而已然又有歌詞有倡詞抽思篇是也又有問答之詞離騷篇惜誦篇卜居篇漁父篇是也以文體論之離騷遠遊二篇相類也九歌十一篇相類也九章橘頌自當別論餘八篇相類也卜居漁父二篇相類也天問一篇自爲一體其句法又摸擬乎三百篇而少變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一篇之中有起結有鋪叙有照應而曲折妙處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學者熟讀而詳玩之當自得焉其宋玉二招蓋自離

騷遠遊二篇來特脫胎換骨耳至於九辨與東方朔之七諫劉向之九歎盖摸擬乎九章者也王褒之九懷王逸之九思盖摸擬乎九歌者也其文雖不及屈子即其體裁要亦各有所本焉朱子謂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豈非以篇章之寂寥句法之短促乎恐未盡然也

楚辭蒙引卷之下

楚辭考異

玉卿集考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可疑而當闕者則因之不革存之不棄懼寖失其真也然自屈子著此辭以來千有餘年矣劉向校定之後訓解者十數家俱漫不復存無所取證予家所藏僅有東京王逸章句丹陽洪興祖補註及吾鄉先正朱子集註而已然其間文字多有異同雖三家於本章之下畧載其說彼此各有遺漏不能備詳故予於集解之內頗擇其文從字順意義明暢者而從之餘皆刪去不復綴之

於各章之下恐其繁蕪不便觀覽顧特已意所安亦未敢必以爲盡是故效朱子韓文考異並錄附于篇末且間以鄙意而是非之其無所是非者或兩可而俱通也以備讀楚辭者叅互而自選之若夫仍有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尚幸好古博雅君子嘗別求之諸本而益附之以輔吾之不逮云

離騷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覽一作鑒一無于字

又重之以脩能 能一作態非是

紉秋蘭以爲佩 紉一作紐非是字相似而誤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不一作弗

夕攬洲之宿莽攬一作檻一作擥洲上一有中字一作洲作州非是

日月忽其不淹兮忽一作曶

惟草木之零落兮零一作苓

不撫壯而棄穢兮一無不字非是

何不改乎此度也一無也字

乘騏驥以馳騁兮乘一作椉一作策馳一作駞

來吾導夫先路也導一作道一無也字

豈維紉夫蕙茝紉一作紐非是茝一作芷

何桀紂之猖披兮猖一作昌一作倡一作裮披一作被

夫唯捷徑以窘步 唯一作維

惟黨人之偷樂兮 惟下一有夫字

豈余身之憚殃兮 一無身字一作心字殃一作快字俱非是

忽奔走以先後兮 忽一作曶一作急

荃不揆余之中情 荃一作蓀揆一作察中一作忠

反信讒而齌怒 齌一作齊一作齎一作[illegible]

忍而不能舍也 忍上一有余字一無而字一無也字

夫唯靈脩之故也 唯一作惟一無也字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一本無此二句

後悔遯而有他 遯一作遁他一作佗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一無既字一無夫字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滋一作茲與栽同

又樹蕙之百畝 畝一作畮

畦留夷與揭車兮 留夷一作菑荑揭一作藒一作藹

雜杜衡與芳芷 衡一作蘅

冀枝葉之峻茂兮 峻茂一作葰楙

願竢時乎吾將刈 竢一作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以一作而

憑不厭乎求索 憑一作馮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一無己字

各興心而嫉妒（興一作與非是）

夕餐秋菊之落英（餐一作飡）

長顑頷亦何傷（頷一作頜）

擥木根以結茝兮（擥一作掔擥音覽掔啓妍反音異而義同也茝一作芷）

謇吾法夫前脩（謇一作蹇）

非世俗之所服（世一作時非是避唐而改者後多倣此）

哀人生之多艱（人一作民）

又申之以攬茝（一無以字非是茝一作芷）

終不察夫人心（人一作民）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蛾一作娥非是）

謠諑謂余以善淫 以一作之

固世俗之工巧兮 世一作時

忳鬱悒余侘傺兮 悒一作邑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一無也字

寧溘死以流亡兮 以一作而

余不忍爲此態也 一無也字

自前世而固然 世一作代

何方圜之能周兮 圜一作圓 周一作同

忍尤而攘詬 詬一作詢 一作垢

回朕車以復路兮 回一作廻

退將復脩吾初服 一無復字

集芙蓉以爲裳 集一作雧

忽反顧以游目兮 游一作遊

人生各有所樂兮 人一作民

余獨好脩以爲常 脩一作循非是

豈余心之可懲 豈一作非可一作何俱非是

女須之嬋媛兮 須一作嬃嬋媛一作撣援

申申其詈予 詈一作罵予一作余

鯀悻直一亡身兮 鯀一作鮌一作骸悻一作婞亡一作方非是

終然殀乎羽之野 殀一作夭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 蹇一作謇

薋菉葹以盈室兮 薋一作茨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煢一作焭一作惸予一作余

依前聖以節中兮 以一作之非是

喟憑心而歷茲 憑一作馮

就重華而陳詞 陳詞一作敶辭

五子用失乎家巷 巷一作衖與巷同一作居非是

羿淫佚以畋遊兮 畋一作田

固亂流其鮮終兮 固一作國非是鮮一作尠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一作奡服一作於強圉一作彊禦

縱欲而不忍 欲下一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 夫一作以一無夫字顛一作巔

后辛之菹醢兮 菹一作殂後倣此

殷宗用之不長 之一作而

湯禹嚴而祗敬兮 嚴一作儼

周論道而莫差 差一作蹉

舉賢才而授能兮 一無才字

循繩墨而不頗 循一作脩非是頗一作陂

覽民德焉錯輔 民一作人

夫維聖哲之茂行兮 之一作以

相觀民之計極民一作人

阽余身而危死兮死下一有節字非是

不量鑿而正枘兮正一作進

曾歔欷余鬱邑兮增一作曾悒一作邑

攬茹蕙以掩涕兮攬一作擥一作擥一作擥

跪敷衽以陳辭兮陳辭一作陳辭

駟玉虬以乘鷖兮虬一作蚪乘一作椉鷖一作鷖

溘埃風余上征溘一作𡎺

夕余至乎縣圃縣一作縣一作玄

欲少留此靈瑣兮少一作久非是瑣一作璅

望崦嵫而勿迫崦嵫一作奄茲勿一作未非是

路漫漫其脩遠兮漫漫一作曼曼

揔余轡乎扶桑扶一作榑

聊逍遥以相羊逍遥一作須臾相羊一作徜徉羊一

鸞皇為余先戒兮皇一作凰一作鳳先戒一作我前

雷師告我以未具我一作余

帥雲霓而來御帥一作率霓一作蜺

時曖曖其將罷兮罷一作疲非是

結幽蘭而延佇而一作以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於一作乎

登閬風而緤馬緤一作絏
溘吾遊此春宮兮溘一作搕
相下女之可詒詒一作貽
吾令豐隆乘雲兮乘一作椉
求虙妃之所在虙一作宓
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一作徽繣一作㣲繣一作嶶繣
朝濯髮於洧盤盤一作槃
保厥美以驕傲兮傲一作敖一作驁
來違棄而改求棄一作弃
覽相觀於四極兮覽相一作求覽

周流乎天余乃下 一作天乎一無乎字俱非是

見有娀之佚女 佚一作妷

雄鳩之鳴逝兮 雄一作鳩羽弓反一作鳴呼故反

鳳凰既受詒兮 凰一作皇詒一作詔非是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非是

世溷濁而嫉賢兮 世一作時非是

好蔽美而稱惡 美一作善非是

閨中既以邃遠兮 一無以字

余焉能忍而與此中古 一無而字

索藑茅與筳篿兮 藑一作瓊與一作以俱非是

豈惟是其有女 惟一作唯

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一無狐字

孰求美而釋汝 汝一作女

何所獨無芳草兮 草一作艸

爾何懷乎故宇 爾一作尒通用宇一作宅古文度字非是

孰云察余之美惡 美惡一作中情美一作善俱非是

人好惡其不同兮 人一作民

戶服艾以盈腰兮 腰一作要

謂幽蘭其不可佩 其一作兮一作之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一無覽字草一作艸一作卉猶一作獨非是

蘇糞壤以充幃兮以一作目
九疑繽其並迎疑一作嶷
勉升降以上下兮升一作陞
求矩矱之所同矩矱一作榘彠
湯禹嚴而求合兮嚴一作儼
摯皐陶而能調皐陶一作咎繇
又何必用夫行媒一無又字
時亦猶其未央其一作而
恐鵜鴂之先鳴兮鵜鴂一作鷤鴂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一無夫字一無爲字草一作艸一作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 佩一作珮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一作亮

世繽紛以變易兮 世一作時以一作其

何昔日之芳草兮 草一作艸一作卉

今直爲此蕭艾也 莫好脩之害也 一無蕭字一無二也字

椒專佞以慢慆兮 慢一作謾一作漫一作嫚慆一作諂

樧又欲充夫佩幃 夫一作其非是

既干進而務入兮 而一作以

固世俗之流從兮 世一作時流從一作從流從又一作徙非是

又況揭車與江離 揭一作藒離一作蘺

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作其

芳菲菲而難虧兮而一作其虧一作虧

芬至今猶未沬芬下一有復出芬字

歷吉日乎吾將行一無吉字

精瓊爢以為粻粻一作糧一作粮

揚雲霓之晻靄兮作溢揚下一有志字非是靄一作藹一

鳳凰翼其承旂兮凰一作皇翼一作紛

高翱翔之翼翼之一作而

麾蛟龍以梁津兮以一作使

詔西皇使涉予予一作余

騰衆車使徑待 待一作持非是

駕八龍之蜿蜿兮 一作婉婉

載雲旗之委蛇 一作逶迤一作委移

聊抑志而弭節兮 一無聊字

神高馳之邈邈 神高馳一作邁高地非是

聊假日以媮樂 假一作暇一音暇俱非是媮一作愉

陟升皇之赫曦兮 一無陟字升一作陞曦一作戲

僕夫悲余馬懷兮 悲一作忘非是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一無哉字人下一有兮字

楚辭考異